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0588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0581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盛和煜

页数：33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前言

一 小时候，想当个天文学家，那是小小少年蓝色的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我担任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战报主编，在发刊词中写道：“造反派的队伍里，又多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兄弟！”

旧世界的废墟上，又多了个勤勉的清道夫！

什么不要怕？

张某某(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)不要怕！

刘某某(我们那个城市的武装部长)不要怕！

时机到了，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！

湘江的大潮卷得更急了！

我们理想的未来，我们黄金般的未来，就在前面！

” “文化大革命”发展成了“武斗”。

为了保卫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，不同派别间展开了枪林弹雨的真实厮杀！

我们列着整齐的方队，清一色的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，蓝白条相间的短袖海魂衫，衬托出青春饱满的胸脯；清一色的苏联四三式冲锋枪横挎在胸前；高唱着由林彪语录谱曲的“兵团战歌”，奔赴战场：“在需要牺牲的时候/要敢于牺牲/包括牺牲自己在内/完蛋就完蛋/完蛋就完蛋/嘿/上战场/枪一响/老子下定决心/今天就死在战场上！”

” 战斗中，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领袖被对方的高射机枪打死。

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，群情悲愤！

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朝天狂射，鞭炮炸得烟雾腾腾！

队伍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挽联：“站起是巍巍泰山，倒下是滚滚黄河”。

多少年后，看电视新闻中经常播出国外有的激进组织，为他们遭袭击的领袖人物送葬时的场面，也是群情悲愤！

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朝天狂射！

除了气魄规模略逊于我们那时候，其余的简直是一个翻版。

不禁会联想到人类的生存状态，以及许多关于信仰、哲学等等的问题。

“武斗”结束，声势浩大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”开始，“天文学家”被打发去修地球。

二 我插队落户在湘西北一个叫姜家湾的偏远贫瘠的小山村，这里是当年那个盐贩子靠两把菜刀起事。

把湘西北闹得个沸反盈天、飘忽往来的巢穴之一。

听乡亲们说起过红二方面军“扩红”的情形：贺胡子的人在邻村郑家台“竖牌子”(打出旗号)了，一声“打常德去哟！”

”成百上千的山民把柴刀、锄头一扔，跟着队伍就跑。

真有点李秀成说农民参加太平军是“蒙蒙而来”的味道。

我们生产队田土分布在周遭的几座山上，大多是称做“斗笠丘”“蓑衣丘”，意即用一顶斗笠或者一床蓑衣便可遮住的小块田土，几乎没有一块一亩面积以上的大田。

而且这些田土大多是“望天收”，老天爷不下雨，就没有收成。

有一年我赶上了闹春荒，没有饭吃，乡亲们就挖葛打蕨度日。

附近方圆百里的葛根蕨菜都挖光了。

有一个人实在饿得不行，趴在井边去喝水，一下栽到井里没有起来。

当时农村兴评工分，出一天工，男劳力10分，妇女劳力8分。

我呢，男劳力使牛打耙、挑担烧炭我干不了；妇女劳力插秧、捡茶籽我干不好。

可是乡亲们仍然给我评了8分，后来增加到9分，而且派工的时候格外照顾我，比如“双抢”时让我留在禾场上晒谷，到集镇上买一捆铁丝回来也算出了一天工。

我们生产队极穷，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3分钱，每年年终分到手的稻谷、玉米、红薯加起来还不够吃半年，大半年的日子都是忍饥捱饿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给我评9工分实际上意味着，乡亲们是将自己口里的粮食抠出来，养育着我。

有一次，王伯娘找我借粮，她一家三口，有两个壮劳力，如今却向我开口。

我把粮食借给了她，内心却愧疚万分！

我们县一座大型水库要动工修建了，上级摊派任务，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抽调一到两名精壮劳力上工地，自带行李口粮，每天记十二到十四工分，年终回生产队参加分配。

听说别的公社有知青上了水库工地，我也向队里提出了要求。

派我去工地生产队可以节省一个强劳力，而我则可以拿到高工分还无须队里照顾。

这笔账谁都会算，但我们的老队长(村长)担心的是我承受不了水库工地的劳动强度累垮或被退回来。我说可以先让我去试试看。

水库工程指挥部听别的知青说来了一个“蛮会写文章的知青”，便让我去办《水库战报》。

接手第二天，工地塌方，死3人，伤27人。

死者中有一个中学刚毕业的18岁女孩子。

第一期战报上，我为那个女孩子写了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“此去从容慰平生，仰首南山旗正红。”

战报办得不错，我的工分比队里的强劳力还高出20%，这让我第一次悟到了写作可以混饭吃的道理。

那时节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。

读到他的自传，里边两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：一个是他妻子与他结婚时约法三章，其中有一条是婚后丈夫可以打她，但不可以用脚踢她。

日本女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让我惊诧不已；另一个地方就是田中角荣说他还默默无闻时，曾仰望星空发誓，一定要干出一番大成就来！

这让我很震撼。

我也曾仰望星空，生出的却多是浪漫与忧伤，哪有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那般野心？

又是许多年后，读到先哲康德的名言，才知道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是应该拿来敬畏的。

我想，如果星星是宇宙的眼睛，我身所处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在它们眼中当如微尘，而真正如同一粒微尘被命运抛弃在深山峡谷中的我，又怎么能企图与星空对话？

唉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这句话的发明者似乎不应该是老聃，而应该是被称之为“老三届”的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吧？

那时节，有一首“知青之歌”流行全国，我也会唱。

作者是一名南京知识青年(他因此被当局抓去，险些被枪毙)。

可能是受江南隽永文风的影响，词曲都是一本正经的伤感。

我们湖南的一些知青歌谣则不同，“八月十五是中秋节/我带着婆婆子(老婆)走亲戚/肩上措着糯米糍粑/手上提着老母鸡/丈母娘夸我好女婿/我说丈母娘你莫客气/糯米糍粑是我的血汗/老母鸡是偷来的！

”还有好些知青歌谣，那种戏谑调侃，那种犀利洒脱，那种盐碱水浸泡过后坚硬的生活质感，会让当下好些走红歌星与他们的作品，如青花瓷片般一碰就碎。

我曾经萌发过编撰《知青歌曲100首》的想法，因难度太大而作罢。

三 在那个小山村整整务农七年后，我被招工至一家由上海内迁到我家乡的纺织机械厂。

厂里了解到我当过区文化辅导员，修过枝柳铁路，修过赵家坝水库，参加过农村调查，还帮县水利、农机等部门写过材料，便打算安排我在厂办公室工作。

我说：“我在农村写材料蒙骗过贫下中农，如今又要写材料蒙骗工人阶级，良心上真的很痛苦。

我希望到产业工人中间去。

”于是，我被分到最苦最累的浇铸车间，抬铁水。

说了农村的苦又来说工厂的苦没意思，反正我们浇铸班十几条汉子，除我外，个个都是气力莽壮。

抬铁水、打磨铸件毛刺，都是超强体力活，酷暑天出铁水时，车间温度计都会爆炸。

可每次评选先进生产者，我都榜上有名。

这与文章写得好坏无关，套用章回小说的话说：“这功名可是俺一刀一枪挣来的！”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” 还是在农村当文化辅导员时，我认识了我的两位恩师诸扬荣与杨善智，他们俩在我们地区文学青年中的名头，无异于俄罗斯文学青年中之托尔斯泰。

可能是看我“孺子可教”吧，他们勉励我好好写作，同时送我一句话，“前世作了恶，这世搞创作”。

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
我们浇铸是中班，下午6时上班，第二天凌晨2时下班。

每次下班后，同寝室的青工们会聚在一起打扑克，一直闹腾到天亮才睡觉。

我则把被子掀到一边，趴在铺板上开始写作，我要写一个农业机械化题材的大型歌剧，《金翅膀》。

我是一个爱玩的人，身边伙伴们打扑克的叫嚷笑骂，实在是极大的诱惑。

我硬着头皮，坚持写下去。

大概两个多月时间吧，才写完第一场。

拿去给杨老师看，他批道：“对比强烈，堪称虎头！”

可是往下怎么写，我怎么都编不出来了。

杀牛起会，打狗散场，至今，《金翅膀》还躺在我的废稿堆里，飞不起来。

扎扎实实当了两年多工人后，诸老师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把我调到了常德地区戏剧工作室，正式开始了我的编剧生涯。

四 我的家乡常德，就是“常德德山山有德，长沙沙水水无沙”的那个常德，古称朗州；就是那个写下“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”的刘禹锡当过十年朗州司马的地方，又名武陵；“晋太原中，武陵人，捕鱼为业。

沿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

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……”当然，桃花源就在我的家乡了。

常德又是春秋战国时楚春申君的封地，建有一座春申阁，联曰：“珠履三千要使英雄尽入彀，虎贲百万不教嬴氏独称王”，于文气氤氲中吹来一阵快意雄风！

我出生在常德城的河街，街道的麻条石路面常年被那些挑河水卖的人弄得湿漉漉的。

沈从文先生曾在河街住过两年，我常想，莫非我是踏着先生湿漉漉的脚印走上文坛的？

我编剧是从舞台剧开始的，从处女作歌剧《现在的年轻人哪……》由中央歌剧院上演至今，我写过歌剧、舞剧、京剧、湘剧、评剧、汉剧、滇剧、花鼓戏、采茶戏、花灯戏……我不想开一张清单，来表明我创作了多少作品，多少国家级剧院上演了我的作品，得了多少全国大奖。

原来会，现在不会了，我觉得可耻。

但有三部作品我须简单提及，不是因为其影响，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作为一个剧作家在不同阶段的思考与实践。

这三部作品是，湘剧高腔《山鬼》，湖北花鼓戏(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乡村歌剧)《十二月等郎》，以及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。

在常德地区戏剧工作室工作八年后，由刘鸣泰老师力荐，我被调入湖南省湘剧院。

作为晋见之礼，我创作了湘剧高腔《山鬼》。

《山鬼》一问世，便引发了全国戏剧界的大争议！

记得在首届中国戏剧节上，由于票太紧张，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不得不将自己的票拿出来以满足美、法、德、日本、丹麦等11个国家大使馆的需求。

有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会想到弄这个东西的？

我在“全国探索性戏曲研讨会”上的发言回答了这个问题，那篇发言的题目叫做《我不探索》。

不过，我一直以为，文字很难准确地表达思想，特别是艺术思想。

古人说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；外国人说，“艺术是偶然发生的”，不必说出个道道来。

但是，自从写了《山鬼》，我的价值观、人生态度、审美取向，特别是艺术的感觉，有一点禅宗顿悟的味道；又似乎掌握了“芝麻开门”的咒语。

噫，难与外人道也！

《十二月等郎》是我为湖北荆门艺术剧院创作的一部乡村歌剧。

荆门那地方毗邻常德，风土人情，甚至语言习惯都极其相似，与他们合作我有一种亲情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作品上演后应该说好评如潮，《人民日报》一篇评论文章从关注农民工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析，我读得心悦诚服。

虽然我的初衷并不是写农民工问题。

在长期写作实践中我体会到，剧作家可以不是政治家(至于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那是特例)，但必须是个思考者，思想家。

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宁肯像“一根会思考的芦苇”那样提出问题而不是奢望着解决问题。

而许多我的同仁们的误区就在于，他们总是下意识地以政治家的身份介入到自己作品中：如我们大批描写改革开放的作品，你会看到里边种种难题都被剧作家解决了。

邓小平都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我们的剧作家却以为他们掌握了改革开放的“灵丹妙药”！

在《十二月等郎》中，我提出的问题只不过是，中国妇女千百年来等待究竟有何意义？

当然，也有我自己一些感情的流露。

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农耕社会建立起来的人际、伦理关系分崩离析，如沈从文所说：“好的习俗和好的女人一样，是要逐渐老去的”，有点感伤。

写京剧《梅兰芳》之前，我则经常想到，一部人类史，多少强大、剽悍的民族或衰败，或湮灭，惟独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年，且生生不息，我们的民族性格究竟是什么？

写《梅兰芳》时突然感悟到，是水。

梅先生那样一个儒雅的人，软弱的人，不争的人，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，取得了一个人抗战的胜利。

这是和平、澄明、宽容、自信的胜利，民族性格的胜利。

上善若水！

2006年4月，北京京剧院应邀携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赴德国柏林演出。

我们的演员阵容有于魁智、李胜素、孟广禄、赵葆秀等京剧名家，而与我们合作演出的则是享有盛名的柏林喜歌剧院交响乐团。

这种合作，是两国艺术家的第一次，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。

我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里，看金碧辉煌的剧场已坐满了仪容庄重的德国观众，心中又是紧张又是感动。

演出的钟声响了！

交响乐像水一样漫过来……蓦然，清越的京胡声凌空而起……剧场内一阵骚动，观众彼此交流着惊奇、欣喜的眼光……“祥云冉冉波罗天——”于魁智的唱腔，穿云裂帛而来！

剧场内安静极了，只有京剧之声，从舞台穿越观众席，飞向不远处的勃伦登堡门，在柏林的夜空缭绕……“上善若水……”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合唱声响起，这些蓝眼睛、黄头发的音乐家们，可曾知道，他们咏唱的是东方先哲最智慧的语言？

我想他们是知道的，不是因为他们发音的准确，而是因为他们演唱的深情……五 我由罗浩引荐，认识了刘文武，认识了张黎。

我们几个与一群朋友，共同打造了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。

不久，魏文斌和欧阳常林两位，以超越常规的方式与速度，将我调入湖南卫视，主要负责电视剧剧本创作这一块。

数年间，我组织和参与创作了《恰同学少年》《血色湘西》等作品，给快乐歌唱着的湖南卫视增添了黄钟大吕之声，也算是不负重托吧。

2005年，张黎力荐，我和冯小刚导演合作，创作了电影《夜宴》。

与小刚的合作如坐春风；当然，我也有张牙舞爪的时候。

小刚坏笑着：盛老师，我发现你两个特点，一是能坚持，二是把握大方向。

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，《夜宴》遭遇“台词门”后，小刚挺身而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位导演讲过编剧这样多的好话，我知道他是用身体为我遮挡枪林弹雨。

与吴宇森导演的合作让我见识了好莱坞的工作环境及流程，吴导恭谨谦和，从不疾言厉色。

我看见《赤壁》上映后还保留着我编剧的名字，显然是他绅士风度所致。

转眼间，我一只脚踏入影视圈竟有十来年了，但我始终觉得我很难融入进去，我甚至愿意被他们边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缘化。

这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

《走向共和》播出后，不论我遇到什么人，官员、商贾、白领、大学生；不论我走到哪里，甚至在洛杉矶、在纽约、在柏林，到处都是热烈的讨论与温暖的目光。

也许是生态平衡吧？

《夜宴》却遭遇了“台词门”。

我曾在博客上发表文章，想以真诚来感动媒体，媒体报以我的却是说我向网友“叫板”！

我终于明白我的错误所在：我将一场娱乐秀当成了学术讨论，身为媒体狂欢的祭品却在幻想唤醒他们的文化良知！

“五音使人耳聋，五色使人目盲”，在这个娱乐化浪潮裹挟一切的年代，我们已经失去了阅读，失去了思考，我为何而写作？

《潇湘晨报》记者采访我时，问，你这样强烈希望与名编剧划清界限，那么你希望人们怎么称呼你？

我不假思索回答，小知识分子！

一个想成为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。

我不管现代社会如何给知识分子定义，提到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脑际里出现的是西哲深邃的目光与先贤凛然的身影。

所以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女娲补天的一颗颗彩色小石子，去补缀我们中华民族坍塌了的那一块文化天空。

2011.3.4于广州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为“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”——《走向共和》。

《走向共和》讲述了：

慈禧太后要修颐和园风光的过她六十岁生日，李鸿章担心日本扩充海军渐成威胁，想加强北洋水师实力，设“海防捐”，又找洋人借钱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只得搞了一次令人心酸的演习。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李鸿章受命签定《马关条约》，在日本遇刺大难不死，但从此背着汉奸恶名退出政治舞台。

甲午兵败之后朝廷决定训练新兵，袁世凯沽名钓誉取得新贵荣禄信任，开始小站练兵，经营政治资本。

《马关条约》的国耻激起全国义愤，康有为等举子联名上书朝廷，要求维新变法，光绪虽然也想维新自强，但慈禧一旦发觉变法可能削弱她的权势利益，便轻而易举地将维新血腥镇压了，逃亡海外的康梁在檀香山宣传君主立宪制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驳斥康梁，宣传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，推翻清朝封建统治，建立民国才有希望。

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慈禧西逃，为了慈禧回銮的议和，清廷不仅赔款，还不得不将一大批被侵略者列为战犯的王公大臣处死。

为慈禧安全回銮袁世凯学西方组建警察，正缺兵少将无人可用的慈禧于是很器重袁世凯。

屡败于洋人丢尽颜面的慈禧太后听说立宪共和可以强国，也派五大臣出国考察，袁世凯和权臣庆王爷通过交易结成联盟，借机推行“新官制”，获得更大的权力，军机大臣瞿鸿玕为遏制其权力，发动了未政潮。

庆、袁反击成功，终使首辅被罢，从此独断朝纲。

慈禧太后死后，载沣摄政，罢免袁世凯，亲贵专权，遏压民意。革命党乘机起事，辛亥革命爆发。

朝廷只好又任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军，袁世凯利用朝廷向革命军讨价还价，又用革命军要挟朝廷，逼隆裕皇太后退位，孙中山为了实现共和理想的大局，将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。

宋教仁遇刺暴露了袁世凯封建军阀政客面目，引发二次革命，革命失败，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，国会中占多数的国民党议员选举中要罢免袁世凯，袁世凯采用武力威胁和流氓手段演出了一场滑稽的闹剧，并且解散国会，清除国民党议员。

袁世凯以为再无忌惮，索性复辟当皇帝，蔡锷起兵讨袁护法，袁世凯不得人心，众叛亲离，惶惶而死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作者简介

盛和煜，湖南人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代表作品——湘剧《山鬼》舞剧《边城》京剧《梅兰芳》电视连续剧《走向共和》电影《夜宴》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修园子
- 第二章 洋务领袖
-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
- 第四章 一局双赢
- 第五章 身怀利器
-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
- 第七章 一衣带水
- 第八章 社狐庙鼠
- 第九章 窝里斗
- 第十章 慧星东来
-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
-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
- 第十三章 李二先生是汉奸
- 第十四章 挺经
-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
-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
-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
- 第十八集 成与维新
- 第十九集 斗蟋蟀
- 第二十集 病急乱投医
- 第二十一集 崩霆琴
- 第二十二集 神助拳义和团
- 第二十三集 最是仓惶辞庙日
-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
- 我写《走向共和》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1 李鸿章脸部特写这是一张清癯的、布满很深皱纹的脸，一双眼睛微微眯缝着，似在闭目养神，又有一点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一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中堂，丁汝昌又来信催银子了，说是咱们北洋海军‘定远’、‘镇远’两艘主力舰，原设大小炮位，均系旧式；‘经远’、‘来远’尚需尾炮；‘威远’须改换克虏伯新式后膛炮……海军方面还有一个消息，日本已派人前往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谈判购买一艘军舰，而这艘军舰正是我们一直准备购买的那艘铁甲巡洋舰，日本人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取好了叫‘吉野’号……”李鸿章：“唔。

”另一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大人，前些日子传闻的日本制定‘征讨清国策’的消息已被证实。日本人的具体步骤是：第一步攻占朝鲜，作为进攻清国大陆的跳板；第二步占领台湾，控制东南亚地区；然后……”李鸿章摆摆手：“知道了！”

”第三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京城里最近准备恢复制钱，太后让翁同龢去办这件事，翁师傅去找阎敬铭商量，阎敬铭不干，他说行使制钱，必先收回大钱。

私铸的大钱，分量极轻，全部输入官府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，苦了小民？

同时京师钱铺，以‘四大恒’为支柱，维持市面……”李鸿章：“袁世凯从朝鲜跑回来，怎么就不见了人影……”第三个男声：“袁世凯？”

”李鸿章：“行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”第四个男声：“老爷，准备进贡给太后的那只鹦鹉已经一天多不吃不喝了，拉的粪便颜色也不对……”李鸿章一下子睁开眼睛：“啊？”

！

”2 天津通向北京的官道上暮色苍茫中，一小队人马疾驰而来。

当先的乌鸦马上是神采矍铄、装束奇特的李鸿章：他一身黑色劲装，青巾帕缠头，戴墨镜，紧扎的腰带上插一把黄澄澄金柄的左轮手枪。

紧随他身旁的是一名圆脸眯眼，书办模样的中年人，这是他的亲信幕僚一盛宣怀。

而他的身后，则是二十名身着灰呢箭袖短衣，挎腰刀，肩上背着一色崭新的德国造毛瑟式前膛步枪的亲兵护卫，个个剽悍异常。

画外音：上谕：“北洋大臣，直隶总督李鸿章筹议北洋海军事宜各条，言多扼要，事关重大，着该督即来京奏对。

”人马如一阵疾风卷过，密雨般的马蹄溅起黄尘飞扬……3 储秀宫内慈禧坐在一铺条山的炕上，捧着个锃亮的白铜水烟袋，一边悠悠地吸着南方进贡来的潮烟，一边在看几个宫女和太监排练京剧《大登殿》。

扮演王宝钏的宫女看模样还只有十四、五岁，嗓音很嫩。

她唱道：“三人同掌昭阳院，学一对凤凰侣……”因为不熟练的缘故，她的声音颤抖，最末一句更是荒腔走板唱不下去了。

一旁扮戏的和拉琴的太监、宫女都笑起来。

慈禧拿着点烟的纸媒子指着那小宫女，笑得直颤抖：“小，小丫头片子，荒腔走板到九州外国去了……”小宫女撇着嘴说：“老佛爷您唱得好，您来唱嘛！”

”慈禧：“我来？”

好！

”慈禧将水烟袋往炕桌上，一放，站起来。

屋里所有的人顿时来了兴致，连屋外的太监都伸着脖子往里瞧热闹。

大内总管李莲英这时走进来：“老佛爷，七爷来了。”

”慈禧：“噢，叫他在外间等着。”

”然后转对小宫女：“听着，这两句应该这样唱……”她款款走动几步，唱：“三人同掌昭阳院，学一对凤凰侣伴君前……”字正腔圆，那声音更透着一种妩媚的韵味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妇人之口！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毓庆宫“李鸿章已经进京了，”光绪皇帝的老师，协办大学士，军机大臣翁同龢对光绪说，“太后此番让皇上以筹议北洋海军名义召他进京，究竟是何主意，皇上心中应该有底……”明亮的灯烛下，年轻的光绪帝正在御案铺开的宣纸上专心致志写“颐和园”三个大字，翁同龢的话他好像没有听见，只是那握笔的手不停地微微颤抖。

他的脚旁，扔了一地废弃的宣纸团。

这张纸上的三个字写完了，光绪拿起，左右端详一番，“嚟嚟！

”又一把撕碎，揉成一团，往地上一扔，烦躁道：“翁师傅，朕怎么总是写不好这几个字？”

”翁同龢：“那是因为皇上不喜欢这几个字。

”光绪一愣，略显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，冷笑道：“朕喜欢。

清漪园改为颐和园，取颐养冲和之意，大清国的臣子们这名儿起得多好！

写它不好，总归是朕无用而已！

”翁同龢正色道：“皇上万乘之身，至贵至重，怎么可以轻易自责？”

”光绪帝听了，默不作声。

背手踱至墙边，望着墙上康熙与乾隆的画像出神。

这是两幅西洋画师所画的油画。

画面上，康熙帝戎装金甲，雄风逼人；乾隆帝盘马弯弓，英气勃勃，康乾盛世的辉煌气局，好像要从画面喷薄而出！

光绪猛地转过身来，双目灼灼，神情中顿时增添了英武之气，连说话的语调都果决了：“朕以为，太后召李鸿章进京，名为筹议北洋海军，实为清漪园工程。

”

后记

要叙述创作心境很困难，文字从来就难以表达思想。

但《走向共和》的创作，使我的艺术人生，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，有三点体会，清晰而深刻。

一、使命感与历史的通透感 1999年6月，我受命担任《走向共和》编剧。

接下来四个月看书学习，10月份到北京，在继续读书的同时，与出品人、策划班子研究讨论，给作品定位并确定了整个叙述框架，三个月后，也就是2000年元月，开始动笔。

我们这部作品要表现的是清末民初这段历史，这是一个纷繁复杂，扑朔迷离的时期，内忧外患，各种人物、思潮、党派沉浮奔逐，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……许多关目，连专门家也弄不清楚，许多人和事，至今尚无定论；反过来，人们从文艺影视作品中，从政治教科书中，对这段历史，又多少了解一点，你写的如果与他头脑中固有的对不上号，那又会给他们带来心理阻隔。

真是很难。

但我写这部作品，一直有一种使命感。

以现在的时尚，谈使命感似乎有点滑稽，要不就是矫情。

可我真有这种感觉，崇高、悲壮，挥之不去！

好些个夜晚，翻阅史料，民族屈辱的斑斑血泪，让我将书本猛地摔至一边，拍案长啸，难吐胸中悲愤之气！

写“最恨是马关”那一章时我是口述，当说到李鸿章由力争到乞求伊藤博文减少赔款时，我突然哽咽而不能言，转身走到窗前，眺望深邃夜空下北京城璀璨的灯火，任凭泪流满面。

我怎能不让我的读者和观众知道这种感受？

越读史、越思索、越是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，我越对我们的先辈充满理解和钦佩之情。

如果我们这部电视剧定位是“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”，那么我们的先辈就是史诗中的悲剧英雄！

在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漫漫长途上，每一个探索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。

以往和朋友们谈近代史，对外，慷慨论兵；对内，恣意批评。

可现在，我再也不敢书生意气，随意臧否人物了，我更懂得了爱国主义的本质。

而对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理解，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一种历史的通透感。

这种通透感，使我们能洞穿历史的重重迷雾，确定我们这部作品中的贯穿动作线——找出路；使我在给我的主要人物如李鸿章、慈禧、光绪、张之洞、袁世凯、孙中山他们定位时，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，我能从他们的一个手势，一个眼神知道他们想说什么，做什么，我甚至感觉到了他们的呼吸；这种通透感赋予了这部作品既特立独行，又堂堂正正的艺术品格，让中华文化的黄钟大吕在人们心头回响。

二、虔诚，敬畏地对待艺术创作 以前，电视连续剧曾被定位于“大众文化”、“精神快餐”。

从字面上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掩盖不了对其骨子里的轻蔑。

我也曾因其浅薄、庸俗和对高雅艺术的冲击而感到不能容忍，忧心如焚。

但这些年的电视连续剧越来越多，影响也越来越大，我发现，如先秦诗经、汉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近代的戏剧、电影，欧洲文艺复兴的雕塑与绘画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一样，发展到今天的电视连续剧，综合了戏剧、小说、音乐、绘画……几乎所有艺术样式中最重要元素，凭借高科技的支持，又拥有着最广大的受众，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、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态。

换句话说，电视连续剧就是今天的唐诗宋词。

这个发现让我对我的写作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。

写张之洞为北洋水师筹款，最后差八万两银子没着落，正好一个富商愿出高价为其父征求墓志铭，身为总督，张之洞揽下了这个活儿，也就是说，作为编剧的我揽下了这个活儿。

以前读书，学过一些文体，可没想过去学墓志铭。

而且，张之洞是大文人，写的太不像样也不行。

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写了一篇墓志铭，不多不少，八十个字，一字千金，张之洞的八万两银子到手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了！

后来读剧本，许多人还以为历史上真有这事，当然，那篇墓志铭也是出于张之洞的手笔了。

举这么一个小例子，旨在证明我的认真。

我也知道，这从另一方面反衬了我的无能。

我从内心佩服那些两三天就能写一集电视剧的高手，真心认为那是才华横溢的表现。

我不行，常常为一句人物性格语言，一个描写用词，停下笔来，绕屋徘徊良久，更不用说大的谋篇布局了，呕心沥血，真是呕心沥血啊！

在我的艺术，我的读者和观众面前，我问心无愧。

三、我的大学 《走向共和》的创作经历，于我而言，是进了一所最严格，也是最出色的大学。

我的合作者都是人中之凤。

作为出品人，阿武(刘文武)是在成功制作了《雍正王朝》后再来运作《走向共和》的，他是我创作中最主要的依靠和对手。

他的逆向思维，冲击着我多年形成的创作观念和模式，他的升华能力，又帮助我的创作更上层楼。

近四年的磨合，我从他那里学到太多太多。

我是经罗浩举荐担任《走向共和》编剧的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他也没放弃对我的信任。

他的安排，令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并让我们情逾兄弟。

罗浩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：举重若轻。

他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万事开头难”，在这部作品创作伊始，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，兆龙和策划班子确定了“捏沙成团，剥茧抽丝”的创作方针，并提出了整个作品的贯穿行动线——找出路。

作为编审，他的心血，融入到每一集作品之中。

张黎担任《走向共和》的导演。

我原来只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摄影师，这次合作，他的艺术感觉让我赞叹。

虽然我们艺术个性时有碰撞，我现在却视他为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导演。

还应该特别提到郑佳明和高建民，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又是官员。

《走向共和》的大思路就是他们提出来的。

还经常与我讨论作品的文化品位，他们的意见充满学者的睿智。

是缘分让我和这些师友走到一起，并做成了一件事情。

我将继续努力。

盛和煜 2003年3月18日于长沙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编辑推荐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视剧卷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